
上锁的房间

The Locked Room

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

罗若苹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6-67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锁的房间 / (瑞典) 舍瓦尔, (瑞典) 瓦勒著; 罗若苹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4
(马丁·贝克系列)

ISBN 978-7-80225-261-5

I. 上… II. ①舍…②瓦…③罗… III. 侦探小说-瑞典-现代 IV. 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6764 号

The Locked Room

Copyright © Maj Sjöwall & Per Wahlöö 1972

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Norstedts Förlag, Stockholm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5 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• 本書由遠流集團授權出版, 限在大陸地區發行



上锁的房间

[瑞典] 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; 罗若苹 译

责任编辑: 于彦琳

装帧设计: 艾 莉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092 1/32

印 张: 10.75

版 次: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261-5

定 价: 27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午夜文库——

马伊·舍瓦尔·佩尔·瓦勒

马丁·贝克刑事档案



马伊·舍瓦尔 Maj Sjöwall(1935-)
佩尔·瓦勒 Per Wahlöö(1926-1975)

著名瑞典侦探小说作家。这对夫妇共同创作了侦探小说史上著名的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。两人从一九六五年开始，每年出版一部以警探马丁·贝克为主角的小说。他们有意识地逐年参照社会环境的变迁，以及人心世情的转换。直到一九七五年瓦勒去世，夫妇俩共创作了十部小说。

舍瓦尔与瓦勒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他们决定通过小说对社会进行反思：“我们把创作犯罪小说当作解剖刀，一刀一刀划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和弊病。”

这套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，被称为史上最佳“警察探案小说”之一，也是同类小说中的不朽经典，英国推理界权威H.R.F.基廷甚至作出“人生尽在其中”的高度评价。此外，这套书也是瑞典侦探小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，而且深获欧美侦探小说界推崇，并在销量方面取得傲人成绩的作品。马丁·贝克探案系列风格独树一帜，对侦探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。

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 作品年表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1965 | 《罗丝安娜》 |
| 1966 | 《蒸发》 |
| 1967 | 《阳台上的男子》 |
| 1968 | 《大笑的警察》 |
| 1969 | 《失踪的消防车》 |
| 1970 | 《萨伏大饭店》 |
| 1971 | 《坏坯子》 |
| 1972 | 《上锁的房间》 |
| 1973 | 《弑警犯》 |
| 1974 | 《恐怖分子》 |

1

圣玛莉亚教堂的钟刚敲了两下，她正好从渥马伊斯古路的地铁站出来。在赶往玛莉亚广场之前，她停下来点了一支烟。

教堂喧闹的钟声回响着，她回想起童年时那些阴沉的星期日。她在离圣玛莉亚教堂仅仅数个街区的地方出生、长大，这个教堂也是她受洗和接受坚信礼^①的地方——那已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。有关坚信礼的课，她只记得自己问了教区牧师：斯特林堡^②形容圣玛莉亚教堂的钟声有“忧郁的旋律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她想不起他是怎么回答的。

① 坚信礼，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，也翻译为“坚振礼”。象征着一个人通过洗礼，同上帝建立的关系得到巩固。教徒一般在快到成年人的年纪时，要接受坚信礼，这是继洗礼之后的第二件圣事。

② 斯特林堡（August Strindberg, 1849-1912），瑞典小说家、剧作家、随笔作家。

烈日照在她的背上，穿过圣保罗街之后她放慢了脚步，她不希望弄得大汗淋漓的。突然，她意识到自己太紧张了，她后悔在离家之前没有吃颗镇静剂。

她来到广场中央的喷泉旁，把手帕浸在冰凉的水里，然后走到树阴下的板凳上坐着。她摘下眼镜，用湿手帕擦了擦脸，再用浅蓝色衬衫的衣角擦了擦眼镜，然后戴上。两片大镜片反射着日光，将她上半部的脸遮住。她摘下宽边蓝丁尼布帽，撩起金色及肩的直发，用手帕擦着颈背。之后她戴上帽子，把它拉低到眉毛上，静静地坐着。她的手帕在手里捏成了一团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把手帕摊在长凳上，双手在牛仔褲上摩擦着。她看了看手表：两点半。在出发之前还有几分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时钟走到两点四十五分时，她打开腿上那个深绿色帆布背包的盖子，拿起手帕。手帕已经完全干了，她折也没有折便直接把它塞进袋子里。然后她站起来，把袋子的皮背带挂上右肩，迈步前行。

快到鹿角街时，她开始不再那么紧张，她说服自己：一切都没问题的。

今天是星期五，六月的最后一天，对许多人来说，暑假才刚开始。在鹿角街以及两侧的人行道上，人车川流不息。走出广场后她左转走进建筑物的阴影里。

她希望自己选择今天是明智的。在权衡得失之后，她知道最好将计划延到下个星期，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，她不希望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。

她比计划中早到了些，所以她在街道另一边的树阴下站了一会儿，观察马路对面那扇反射着日光的大窗户。来往的车辆遮住她的部分视线，不过她仍注意到，窗帘是拉上的。

她假装在逛街，慢慢地在人行道上来回走着。虽然旁边一家钟表店外挂着一面大钟，她还是低头看自己的表，同时不断注意马路对面的状况。

两点五十五分，她走向十字路口的人行横道。四分钟后，她已经站在银行门口了。

推开大门之前，她掀起袋子的上盖。走进银行后，她的视线扫过整个办公室，这是一家瑞典大银行的分行。这间办公室的格局狭长，前面只有大门和一扇窗户；右手边的柜台从窗户一直连到另一头的墙边，左手边靠墙有四张桌子；更后面是一张圆形的矮桌和两张铺有红色方格布的凳子。最里面是一道非常陡峭的楼梯，向下延伸到地下室，那儿应该是银行的保险箱存放室。

只有一个客户在她之前进来，是个男人。他正在柜台前面把钱和一些文件装进公文包内。柜台后方坐着两个女办事员，更里面是一位男办事员，他正站着翻阅索引卡。

她走到一张书桌前，从袋子外面的口袋里找出一枝笔，同时用余光看着那个拎公文包的客户走出大门口。她从架子上拿出一张存款单，开始在上面涂鸦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看到男办事员走到门口把门锁上，然后弯下腰去松开那个钩住内门的钩子。当门发出刺耳的声音并关上时，他又走向柜台后面。

她从袋子里拿出手帕，然后左手握着手帕，右手拿着存款

单，假装在擦鼻子，同时走向柜台。

随后她把存款单塞进袋子中，拿出一只空的尼龙购物袋放在柜台上。接着，她掏出一把枪指着那个女出纳员，用手帕遮着嘴说：

“这是抢劫。这把枪里面有子弹，如果你给我找麻烦的话我会开枪。把你所有的钱装进这个袋子里。”

那个女人在柜台后面注视着她，慢慢地拿起尼龙袋子，把它放在面前。另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也停下动作，慢慢地放下手，她张开嘴好像要说些什么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柜台里面的那个男人站在书桌后面，突然动了一下。

她立即把枪指向他并且大叫：

“别动！把你的手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。”

她不耐烦地朝面前那个受到惊吓而浑身僵硬的女人挥舞着枪，继续说道：

“赶快把钱放进去！全部都放进去！”

女出纳员开始把一沓沓的钞票放进袋子里。装完后，她把袋子放到柜台上。

突然，书桌后面的男人说：

“你无法脱身的，警察会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她尖叫。

她把手帕塞进打开的袋子里，抓起尼龙购物袋。袋子抓起来的感觉很好，也很重。她慢慢地退到门口，枪口轮流指着银行里的每一位员工。

突然，一个人从房间另一边的楼梯口冲向她。那个人很高，

有一头金发，穿着平整的裤子和有金纽扣的蓝色运动上衣，胸部的口袋上还缝有一枚金色徽章。

一声巨大的枪响震动了整个办公室，余音不断回响着。她的手臂猛然弹向天花板，同时她看见那个穿着运动上衣的人向后倒下。他的鞋子又新又白，橡胶鞋底是红色的，很厚，还刻着花纹。直到他的头敲到地板并发出可怕的撞击声后，她才意识到她射中他了。

她把手枪丢进袋子，双眼凶狠地瞪着柜台后那三个吓呆的人。然后她冲到门口，慌乱地打开门锁。在奔到街上之前她仍在想着：“冷静，我必须十分镇定地走出去……”但是一走到人行道上，她就开始向十字路口半跑起来。

她看不到身边的人群，她只是感觉自己不断地撞到一些人，耳边也一直回响着刚才的枪声。

她转过街角，开始快跑起来，手中的购物袋和沉重的背包不断地碰撞着她的臀部。匆忙推开儿时住所的大门后，她循着熟悉的道路进到院子里，镇定了一下情绪，然后放慢了脚步。她穿过露台的门廊，直接进到另一个后院，走下陡斜的楼梯进到地窖，然后坐在最下面的阶梯上。

她想将尼龙购物袋塞进袋子里盖住手枪，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间。她脱掉帽子、摘下眼镜和金色假发，把它们全部塞进背包里。她原本是黑色的短发。她站起来，解开衬衫的扣子并脱下来，也放进袋子里。在衬衫里面她还穿着一件短袖黑色棉毛衣。把袋子甩上左肩后，她捡起尼龙购物袋，走上楼梯回到院子。她翻过几道墙，最后终于到了街区另一端的街上。

她走进一家小杂货店，买了两公升牛奶，把那些纸盒放在大纸袋内，再把尼龙购物袋放在上面。

之后她走到闸门广场，搭乘地铁回家。

2

贡瓦尔·拉尔森开着他自己的车到达了犯罪现场，那是辆红色的 BMW，在瑞典这种车并不多见，而且在许多人眼里，这种车对一位侦查员来说也太豪华了些，尤其是他上班时还开着它。

这个美丽的星期五午后，他正坐上车准备回家，而埃纳尔·勒恩却跑到警察总部来，破坏了他想在波莫拉的家中度过一个安静夜晚的计划。埃纳尔·勒恩也是警政署刑事组的侦查员，而且很可能是贡瓦尔·拉尔森唯一的朋友，所以当他说他很抱歉，但是贡瓦尔·拉尔森必须牺牲这个晚上的时候，他是非常认真的。

勒恩开了一辆警车去鹿角街，他到那里的时候，已经有几辆车和一些人从南区赶到，而且贡瓦尔·拉尔森也进到银行里了。

银行外面聚集了一小群人，当勒恩穿过人行道时，一个原来站在那里看着围观人群的巡警走过来对他说：

“我找到几个证人，他们说他们听到枪声。我要怎么处理他们？”

“把他们留下来，”勒恩说，“然后驱散人群。”

巡警点点头，勒恩继续往银行走。

柜台和书桌之间的大理石地板上躺着死者，他双臂张开，左膝弯曲，一只裤管向上滑了一截，露出雪白的奥龙短袜，上面还绣有深蓝色的铁锚，还有一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腿，腿上有些金色的毛。子弹正好击中他的脸部，血和脑浆都从脑后溅了出来。

银行的职员都坐在房间最里面的角落，贡瓦尔·拉尔森坐在他们前面，一条腿跨在书桌的一角上半站半坐着，一位女士正在用尖利而愤怒的声调描述着，他则在笔记本上做记录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看到勒恩后，举起右手对那个女人示意，她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但立即停了下来。贡瓦尔·拉尔森站了起来，拿着笔记本，走到柜台后面，到勒恩那儿去。他朝那个躺在地板上的男人点了一下，说：

“他的样子实在不好看。如果你留在这里，我就可以带那些证人到别的地方，也许会到玫瑰园街那个老警察局去，你可以安静地在这里干活。”

勒恩点点头。

“他们说是一个女人干的，”他说，“而且她带了现金离开。有人看到她往哪个方向跑了吗？”

“反正银行里的人都不知道。”贡瓦尔·拉尔森说，“当时有个家伙站在外面，他确定看见一辆汽车开走，但是他没有看到车牌号，也不确定是什么牌子的车，所以我没有多问。我晚些会再找他问话。”

“这是谁？”勒恩对着那个死人微微点头问道。

“一个想当英雄的白痴。他当时想扑向劫匪，当然，在极度惊慌下她开了枪。他是银行的一个客户，工作人员都认识他。他这儿处理他的保险箱，从那边的楼梯走上来，正好遇到这件事。”贡瓦尔·拉尔森看了看笔记本。“他是一个健身协会的主任，名字是葛登。”

“他大概以为自己是‘闪电侠高登’^①。”勒恩说。

贡瓦尔·拉尔森露出了质疑的眼神，勒恩的脸红了起来，立刻换个话题说：

“噢，我猜想那里面可能会有她的影像。”他指着挂在天花板上的摄影机。

“如果焦点对实，里面也有胶片的话，”贡瓦尔·拉尔森不太有信心地说，“而且还得出纳员记得踩了按钮。”

时下多数瑞典的银行都装有摄影机，只要值班的出纳员踩地板上的按钮，它就开始拍摄，这也是银行职员遇到抢劫时唯一要做的的事情。由于近来携械枪劫银行的案子越来越多，银行遂下令工作人员在遇劫时听从劫匪的要求，不要有阻止劫匪的举动，以免危害自己的生命。这个命令可能会让人以为银行是

① “闪电侠高登”是漫画家埃里克斯·雷蒙德自1934年推出的系列作品的主角。

基于人道主义或顾及员工的安全，其实不然，这是经验累积的结果。对银行和保险公司而言，让劫匪带着他们的钱逃离现场，要比赔偿客户损失或受伤人员的个人、家庭所需（如果有人受到伤害或被杀，就有此可能）更划算。

这时法医来了，勒恩于是走到他的车子里去拿处理凶杀案用的袋子。他用老方法来办案，也常常奏效。贡瓦尔·拉尔森走了出去，准备到玫瑰园街的旧警察局，他还带着银行的工作人员及四个自称是目击者的证人。

他借了一间审讯室。进去之后他脱掉小牛皮夹克，把它挂在椅背上，然后开始初步的调查。刚开始时，三个先被询问的银行职员的说法非常一致，但是后面那四个证人的陈述就有些各说各话了。

第一个证人是名四十二岁的男人，枪声响起时他正站在距离银行门口五码的地方。他看到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和墨镜的女人冲过去。半分钟后，根据他的说法，他看到街上有一辆绿色轿车，大概是欧宝，从十五码远的人行道外冲出来，飞速开往鹿角广场的方向，然后就不见了，而他认为他看到那个戴着帽子女人坐在后座。他来不及看车牌号，但是他相信它是“AB”开头的。

下一个证人是一个女人，女装店的老板。她听到枪声时就站在自己的店门口，她的店面与银行只有一墙之隔。刚开始她以为声音是从店里的餐具室传出来的，她担心是煤气炉爆炸，所以冲到里面去，发现没事后，她又回到店门口。随后她望着街道，看到一辆蓝色的大车猛然拐进车流中——车胎发出尖利